



卧龍騰雲

安徽文艺出版社

卧龍騰雲

漂萍客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江湖枭雄九幽魔主，勾结邪教装神扮鬼，肆意残害武林各派，欲称霸天下。广信府葛氏兄弟系武林世家，亦惨遭九幽魔主及其爪牙的追杀。葛二公子为除恶救民，苦练无量神罡功，与魔主一搏生死。他联八怪，斗七魔，降三妖，除五凶。仗剑追鬼王，掌劈美人蛇，勇诛二异叟，孽缘结古洞，恶战武林狂，扬威溃群魔。一口青锋剑，闪闪寒光，在魔窟劲扫；两颗少女心，献给英雄男儿，居然爱上父母的仇人，能否白头偕老？巧获绝尘慧剑，是奇遇还是天赐？情意缠绵，令人深思。

全书结构严谨，险情迭出，善与恶，情与仇，令人不忍释卷。

目 录

第一章	魔现起风云	1
第二章	初闯江湖	28
第三章	戏惩恶魔	59
第四章	三妖乱断鸳鸯案	87
第五章	狂涛八剑	116
第六章	追魂手	146
第七章	灵山历险	176
第八章	缠绵武林儿女情	206
第九章	东海魔域美人蛇	236
第十章	险象迭生	267
第十一章	古洞结孽缘	297
第十二章	道貌岸然一潜翁	322

第一章 魔现起风云

“当！当！当！”三声金钟的震耳鸣声，在夕阳中震荡，山谷为之轰鸣，鸟兽惊得骚乱不止。

群峰林立的山谷中，有一座四角形的石造古堡，占地约五六亩，高有三层，雄伟壮观。堡的四周，突出四座碉楼，上面设有堞垛，各树了一根幡杆，上悬一面七星大纛，在杆顶迎风招展猎猎有声。

堡的大门朝南，两扇铁叶大门上，刻着云拥七星图案，巨大的铜铸兽环触目。石阶共九级，每一级的两侧，搁了一个石狮子，十八个石狮大小不等，但神态无一类同。由古堡的巨大工程看来，古堡的主人身份不凡，但走遍所有的建筑，找不到半个字影，基石上全刻了些怪物云雷的图案，就是没有字。整座古堡阴森森的，似乎罩上了一袭神秘的外衣。

“当！当！当！”又是三声钟声。

原来是天亮了，是报晓的锣声。

铁叶大门突然悄悄地开了，人影出现。

那是三男两女，四个身穿劲装的人，和一个穿葛袍的中年大汉。五个人踏出大门，在台阶上站住了。

葛袍中年人手中挟了四把剑，神情爽朗而和蔼，像貌堂堂，他含笑向两侧的人注视。左面，是一对壮年男女，女的

约二十七、八的年龄，清丽脱俗，风韵极佳。男的年约三十左右，剑眉虎目，留着八字胡，精壮雄伟，像一头猛虎般强壮结实，堂堂一表人才。但两人的脸上，都神色凛然。

右首，一双男女也是英俊美丽，三十左右的年纪，同样也神色凛然。

葛袍中年人一面轻抚着手中的四把长剑，一面微笑道：

“这些天来，敝堡招待不周，堡主责成在下多向诸位致歉，尚请包涵些。”

左首青年人冷哼一声，气愤地说：“葛某人多谢堡主人盛情，不敢成忘。”

“唐某夫妇，自不能免俗，多承款待，没齿不忘。只是未能面辞令堡主，深感遗憾。”右首青年人咬牙切齿地接口，相当不友好。

中年人仍脸泛微笑，毫不在意地道：“好说，好说，在下定将老弟的谢意禀告堡主。目下天色大明，诸位该上路了。哦！各位来时不辨方向，不知路径，在下遵守堡规，不能远送几位了……”

“这是贵堡待客之道么？”姓葛的少年冷笑着抢问。

“哼！咱们也不蒙你远送。”姓唐的也冷笑着接口。

中年人仍保持友好的神情，笑道：“本堡送客，就是这种仪式，各位别怪。请听在下说出路径，各位可以斟酌斟酌。请看，这儿出山有四条峡谷。对面是南谷，但本谷称为阴冥路。小河叫做奈河，相当刺耳。东面，叫轮回谷，称为极乐天。后面是北，叫做地狱岭。至于各位想往何处走，悉从尊便。”

四个男女脸色大变，葛姓的青年抽口冷气问：“总管，这

么说来，贵堡就是传说中的九幽堡？”中年人含笑点头道：“不是传说，而是铁的事实。”

“贵堡主就是九幽天魔李文宗？”葛姓青年往下问。

“不错。”

“在下不信，九幽天魔不会如此年轻。”

“信不信在你，敝堡主今年确是五十岁了，只是护颜有方，看去与各位年岁相仿而已。”

“看来，咱们得向人间告别了。”葛姓青年绝望地说。

“不，各位仍有机会脱险的，不可小看了自己。”中年人接口，似在善意地鼓励他们。

姓唐的青年强按心神，问：“阁下能否示知四条峡谷所通的处所么？”

中年人摇头道道：“恕难奉告。各位如果能出山，不消打听也可知道。”

“奈河流向何处？”

“水流通大海，恕难奉告。各位的兵刃原璧奉还，可以凭你们的造诣出山。不送了，愿能再见，祝福你们。”

中年人将剑一一递过，唐姓青年突然拔剑叫：“葛兄，擒他带路……。”

“哈哈哈哈哈……”中年人发出一阵狂笑，人影一闪，笑声未落，人已进入了大门。“砰”地一声大震，铁门闭上了。

“铮铮！”葛姓青年追之不及，用长剑向铁门连挥三剑发泄，火星飞溅，毫无用处。

“走吧！葛兄，咱们闯。”唐姓青年只好劝阻。

“如何走法？”

“往北，沿河走，也许可以有出路。”

“好吧！咱们生死同命，可合不可分，手中有四把宝剑所惧哉？即使九幽天魔亲自出手阻拦，咱们不见得怕他。”

四人沿堡墙绕至堡北，沿小径向北走，穿过不少怪石古林，却毫无异状，也不见有人出面阻拦，更未发现设有机关埋伏。只是小径曲折，岔道甚多，幸而可由天色分辨方向，倒不至于迷路。

穿过一座古林，小径不见了，小河流入峡谷，谷口左首一座石壁上，刻了四个大字：“地狱之门。”

葛姓青年在石下止步，沉色地说：“唐兄，这是天下魔域之一，传说中的九幽堡，为何在出山谷口留下这几个字？难道说，这儿不是出山之路？”

唐姓青年摇头苦笑，有点惨然地道：“据家师所知，九幽堡乃是七大绝域之一，进入绝域的人，除非接受驱策，便永远不会活着走出了。绝域中的人，另有秘道出山，所以不愿受驱策的人，出山的路便是死路，叫做地狱之门并不足怪。”

“唐兄，贤伉丽是如何入谷的？”

“唉！谁知道？愚夫妇祖籍湖广保庆府，敝姓唐，名华。湖广武林世家无敌神剑唐公景隆乃是家父，葛兄当曾耳闻。”

“哦！失敬了，原来兄台是景公的公子。在下江南广信府葛建，草字春帆，这位是贱内萧明瑾。”

“原来是快剑葛兄伉丽，久仰了。兄弟月前，曾与贱内

遨游三湘，沿途留连忘返。在南岳铁佛寺，却无缘无故晕倒，醒来发觉倒身在这鬼堡中。那位自称堡主不通名号的青年人，要愚夫妇参拜神案上的七星旗，要歃血加盟做他的党羽，兄弟自然不愿，反脸动手，一招未到，双手就擒，两把剑接不上那青年的一掌一指，真惭愧。”

葛春帆摇头长叹，道：“愚夫妇更惭愧，在太湖湖滨，只感到浑身一震，便知觉全失，醒来便在这儿做阶下囚，不肯加盟，在神案前动手。那家伙扣指一弹，愚夫妇在八尺外便被指风打穴术制住了鸠尾大穴。”

“怪事，咱们不肯加盟，他们为何放咱们走？他们的底细又只字不提，确实令人莫测高深。那九幽天魔乃是传说中的人物，江湖中从没有任何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是否真有其人，谁也不敢肯定的答复，他要咱们加盟，又不说出原委，这为什么呢？”

“兄弟疑心他是使用幻术驱策愚夫妻。”

“不会的，这家伙的手底下造诣，确是已臻化境了。”

“春帆，瞧！那是什么？”箫明瑾惊叫，向石上一指。

刻着“地狱之门”大字的石崖，距离约有十丈左右，崖上荆棘丛生，怪石参差，奇石林列。石缝棘中，悄然站起两个青色怪物。一人提枪，一人持叉，十分吓人。

“地狱之门！”两个怪人同时举枪举叉大叫，声调低沉而刺耳，怪腔怪调，尾音拖得悠长颤抖，动人心魄。

“地狱之门！地狱之门！地……”山谷震声轰传，令人心动神摇。

袅袅余音未落，怪人的钢叉突然脱手飞掷，居高临下，

来势凶猛，一闪即至。

四人左右急分，脸色大变。

“喀嚓！”钢叉插入地中，入地尺余，三股叉尖已不见了，钢柄仍在抖动。

四人惊魂刚定，抬头向上看去，石崖上，哪有甚么怪人？两只白颈乌鸦正站在先前怪人立身处的怪树上，神态悠闲地用嘴剔羽毛。

用眼看来，上面不可能将高大的怪人藏在细小的石隙中，这两只乌鸦又是怎么回事呢？假如刚才上面有人，乌鸦难道不怕？

“快走，这地方凶险！”葛春帆低叫，向谷中急走。

“不，咱们要死中求生。”唐华断然地说。

葛春帆不住摇头，绝望地说：“咱们无法和他们拼命。再说，那座鬼堡四周，布下凶险莫测的奇门阵，可出不可入，回不去了，不信你可以回头瞧瞧！”

唐华扭头回望，两里外先前的古堡不见了，但见雾气蒸腾，白茫茫一片雾影。

“好吧，咱们只有闯！”他咬牙叫道。

说闯便闯，四人分成两对，前后相隔两丈，向北急走，去势甚疾。

“地狱之门！”后面吼声又起。

“地狱之门！地狱之门……”回声震耳，久久方绝。

四人一阵急走，绕过两座山嘴，狭谷时宽时窄，不久到了一处松林蔽天的狭谷中。钻入森林半里地，林木忽尽，出现了一处怪石如林的谷地，长约半里，右是奈河的河床，两

侧是有塌方的黄土山。这种塌方高有三十丈，黄土中间有沙石，时松时软，如果往上爬，不随土而下才怪。

这算不了怪，怪的是危险峻陡的塌方上，零星地支了不少木柱，木柱上吊着一具又黑又灰的风干尸体，难分男女。崖根下，积了不少白骨，令人看了头皮发炸，毛骨悚然。

四个人倒抽一口凉气，心中发毛。尤其两位少妇，看了这些恐怖的尸体，更是吓得粉脸泛灰。

“吱溜溜……”怪石耸中啸声刺耳，令人闻之心向下沉。

“快走，冲！”葛春帆拔剑沉喝，首先冲出。

一座怪石后，忽然传出一声刺耳怪叫，黑影疾闪，一个瘦骨嶙峋如同干尸的黑皮肤怪人，头面干枯形如厉鬼。一双利光闪闪的怪眼，几乎占了脸部的一大半。手提一根六尺长的双头狼牙棒，赤着上身，忽然迎面冲来。

“呔！”四人同声大喝，挥剑急上。

怪人一声号嚎，狼牙棒狂挥，风雷俱发，内劲直迫入八尺外，迎面冲到。

“铮铮铮！”剑鸣震耳，人影急分。

“哎！”首当其冲的葛春帆惊叫，被震飘八尺外，“砰”一声，背脊撞在一座怪石上，痛得他呲牙咧嘴，几乎晕倒。怪人一冲之下，四支剑如同波开浪裂，四面飞退，被狼牙棒震得他的手臂酸麻，虎口发紧。

怪人并不追取他们的性命，忽冲出三丈外，绕右后惊走，一闪不见。

四个人惊魂初定，只感到浑身发冷。怪人似乎并未用全

力，也无意取他们的性命，一冲之下，四支剑毫无用处，不仅无法进招，而且返不了身。广信府葛家以快剑享誉江湖，快剑葛春帆竟然没有进招的机会，可知怪人的委实高明，使四个男女吓了一大跳。他骇然说道：“九幽堡的人，都是一流高手，看来，今天咱们要栽在这儿了。”

“咱们必须及早脱身，这鬼地方如果在日落前无法出围，危矣！”唐华心有余悸地说。

“好，兄弟在前开道，唐兄断后。”葛春帆说，领先便走。两个男人一前一后，两女在中，向乱石丛中闯去，提心吊胆向北急掠。

葛春帆剑尖向前伸，凝神戒备以防不测，领先掠出五丈外，眼角忽见石侧巨石旁灰影入目，似乎向身后扑来，而且臭气冲人。

“呔！”他大吼，旋身长剑疾挥。只觉手中一震，中了，剑刺进灰影的腰部。

但中剑的人并未倒下，他吃了一惊，飘退八尺，看清了中剑人，惊得倒抽一口凉气。

他的妻子闻声知警，纵上声援，看清了灰影，她突然尖叫一声，狼狈地急退丈外，毛骨悚然，粉颊泛青。

葛春帆又一剑击中灰影怪人的右肋，这才倒下灰色怪人的尸首。葛春帆也感到毛骨悚然心中发冷。

他扭头便走，绕过一道石壁，突见前面红影入目，一封大红拜帖搁在石壁上，十分触目。他走近一看，清晰的看到帖上写着：“葛、唐两位大侠亲启。地狱守门人拜。”

他翻转帖后，打开摺角，念道：“前进一步，即为死所，退回壁前，听候发落。如不遵命，后悔莫及。”

他将拜帖搁在原处，向后叫：“唐兄，贤伉俪有何高见？”

“是返回头听候发落么？”唐华问。

“只有仗剑而死的广信葛家子弟，没有听候宰割的葛家子孙。”葛春帆一字一吐地答。

唐华冷冷一笑，举步便走，一面道：“当然唐代世家，百年来未出过一名怕死的唐家子孙，决不向人低头乞命。走！兄弟领先。”

唐华向前疾走，他的妻子仗剑后跟，又绕过一座怪石。唐华并未介意，夫妇两举步疾走。突然，又出现一个怪人。唐华夫妇双剑挥出，快如闪电。谁知剑光一闪，怪人便以鬼魅幻形似的奇怪身法，闪入石后不见了。

“哎………呀！”唐华夫妇同时狂叫，两人向侧冲出五六步，以手掩住左臂，掌缘鲜血往下滴。

“呔！”后面的葛春帆跟踪便追，但怪人已经失踪了。他跃上怪石顶，突然石顶角一松，连人带石向下滚落。

“啊！”他大叫着，以雁落平沙身法落在另一边，惊出一身冷汗。他心惊的不是自己苦学有成为何站不牢，而是不知从何处袭出的神奇力道，这种神奇劲，令他惊得冷汗直流。

唐华夫妇脚下开了缝，肋骨各断了三根，创口深入内腑，已经倒在一座岩石下，气息奄奄。

葛春帆夫妇肝胆俱裂，但仍分别抢救唐华夫妇。在危机四伏中，仍不顾一切替他们上药，撕衣裹伤。

唐华不住喘息，脸色青灰，突然抓住葛春帆的手，他的手已经有点脱力，喘息着道：“葛兄，你……你走………走吧！前………前途多………多艰………”

葛春帆熟练地替他包扎伤口，一面道：“唐兄，咱们患难相依，不必说这种话。”

“不……不行了，内腑已损，短期间如不速治，完……完了。再……再说，我已无……无法行走……”

“兄弟背你上路，不必说了。”葛春帆毅然地说。但他心中一阵惨然，他知道，唐华已活不了多久，而他自己是否能逃得性命，毫无把握。但为了武林道义，不能只顾自己逃命，更不能见死不救。

“华……”唐华的妻子虚弱地叫。

“淑真！……”唐华大叫，挣扎着推开葛春帆全力向他的妻子滚去。

他滚到淑真身边，被葛春帆的妻子萧明瑾按住了，触动了伤口，痛得他冷汗直冒。

淑真伸出了纤手，突然抓住唐华的衣袂，虚脱而又狂乱地厉叫：“华！是……是你么？是……”

显然，她已支持不住了，瞳孔已开始呈现散光之象，她比唐华伤得更重。

萧明瑾知道她死期已近，回天乏力，只感到一阵惨然，以沾满了血迹的手蒙住脸面，泪下如雨，倒入了葛春帆的怀中，痛哭失声。

唐华伸出颤抖着手，抓住淑真的玉腕，哀伤地叫：

“淑真，是我！是你的……你的华……你你……”

两人倒在一块儿，互相抓得紧紧的。淑真苍灰色的脸膛，突然泛起了一抹淡红，幽幽地，虚弱地喘息着道：“华哥，不……不要在……在外面流……浪了，回……回家，回……家抱……抱我们的孩……孩子……”

蓦地，一阵腥风刮到，沙石飞舞，接着一阵咆哮，黄影纷现，五六只白额吊睛老虎从北往南疾走，出现在四人之前。虎群看到他们了，且走走停停。

葛春帆夫妇拾剑飞跃而起，掩住唐华夫妇身前。

最先头猛虎一声咆哮，突然飞扑而来。

“呔！”春帆也怒吼，挥剑跳出迎上，剑发风雷，狂野地挥出一剑。

猛虎似已通灵，突然止住冲势，飞爪连抓，“铮铮”两声暴响，猛虎的利爪连挡两剑，爪伤毛落，接着，猛虎挫身后退，不住低吼，总算软了虎威，不再进扑。

六只猛虎在附近巡走，咆哮声震动山岳，许久方退去，春帆夫妇惊出一身冷汗，暗叫：“好险！”

等他们回到唐华夫妇的身旁，淑真已经在唐华的怀中溘然长眠。唐华像个疯子，死死地抱住淑真逐渐变冷的尸体，不住喘息，不住狂吻淑真的头面。

葛春帆一阵惨然，半晌方道：“唐兄，嫂夫人已经平安地去了，人死……”

“不！我不信她死了，淑真！淑……”唐华嘶哑地喊叫，突然抚尸大哭，泪下如雨。

谷地四周怪石顶端，几乎同时出现八名脸上涂了彩粉，奇形怪状的黑衣怪人，一手举着黑幡，一手拿着三支长香，青烟袅袅。

昏眩中的唐华突然咬牙切齿，一声狂叫，抓起地上的长剑，疯狂地冲向最近的一名黑衣怪人，身剑合一飞跃而上，双足未踏实，剑已挥出。

黑衣怪人一声怪叫，幡杆一抖，“铮”一声脆响，唐华

的长剑被震得脱手而飞。幡杆再抖，“啪”一声点中唐华的左胸，入肺三寸有余。

“啊……”唐华惨叫，飞坠而下。

同一瞬间，他左手一扬，在身躯开始下堕的刹那间，三枚宇内闻名的三棱针出手。

也几乎在同一瞬间，怪人一声惨叫，丢掉长香，打出一枚奇形暗器，贯入唐华的右臂肩窝。

两人都倒下了，唐华跌在刚赶到石下的葛春帆双肩之内。所有的怪人，同时隐身不见。

“吼……”虎啸动人心魄。

葛春帆将唐华放在他的妻子尸体旁，夫妇两左右仗剑戒备，但不见有人兽出现，更不知他们是否会重新出现。

“葛兄……”唐华高声叫喊。

“唐兄，怎样了？”葛春帆感到心往下沉，颤声问。

“请……请听兄弟……”

唐华手按肩上的暗器，那是一枚尾有风车形状，而又小巧的尾翼，只消看一眼，便知这种暗器打出时可以旋转，可破内家气功，十分歹毒。

他撑起上身，脸上肌肉扭曲，大颗冷汗珠向下滚落。倚在乃妻的尸体上，向坐在身旁的葛春帆强忍痛楚低沉地道：

“将我们带到这儿的人，自称是九幽天魔的爪牙，同时说他们的堡主是九幽天魔，是否事实，不须疑问。如果是，咱们必定是处身在传说中的七大绝域的九幽绝域中了。要脱身势比登天还难，但葛兄，我希望你能脱险，至少我在九泉之下，魂魄会在贤伉俪身旁全力相护……”

“唐兄，你必须保住一口元气。”葛春帆抢着阻止唐华

往下说。

“晚了，我不行了，淑真死了，我活着又有何意义？我悔不该不听她的话早早回家，我在九泉之下……唉！我必须及早说出心中的话。葛兄，我连死在何处也弄不清，死不瞑目！这一带全是黄土夹岩石地山岭，不见有翠竹山藤生长，且有猛虎出没，六月天酷热难当，可看出有黄土岭地断层，可能是黄河两岸的山区，极可能是山西或河南地境。葛兄如果脱离险境……”

他将百宝囊吃力地取下，郑重地交到葛春帆手中，喘息半刻，吃力地往下道：“拜托葛兄将这东西交给舍弟唐坚，告诉他，能替兄嫂报仇固然很好，如果力不从心，切不可离家在江湖闯荡。囊中有我从醉佛忘我禅师那里带来的菩提真经，说是要交给舍弟参研其中佛门降魔秘诀。舍弟流落江湖四载，迄今未返家，我这次远游各地名山大泽，主要是寻找舍弟的踪迹，不想……唉！不提也罢。千万拜……拜托吾兄务必送到……”

他一阵剧烈喘息，嘴角出现了血泡，喷出一口血，叫道：“贤伥伥赶……赶快……突围，兄弟在……九泉……护……护……”他手上用劲，突然拔出肩窝上的暗器，眼球似要突出眶外，竭力大叫道：“这……暗器，请交舍……舍弟，找……凶手。淑真，等……我……我……来……”

话未完，他死在葛春帆的臂弯中。

春帆含泪将人放倒，抹上唐华的眼皮，沉声道：“患难中相遇，咱们同样是不屈的大丈夫，你放心，如果我不死，我会替你办到……明瑾！”

明瑾原来在春帆身后饮泣，这时已经不见了。春帆感到